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

鲜花柳枝节

——风情万种的人间天堂

□ 阿 威

早在一百多年前,哈尔滨就已然是一座颇为洋气的城市了。1931年,朱自清先生去苏俄经过哈尔滨时,曾经这样描绘当时的哈尔滨,“哈尔滨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大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坐着;女人比哪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俄国人十有九万;中国人有三十几万,但俄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在南岗秋林洋行前面),瞧那拥挤拥挤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嚷嚷的,但乱七八糟地各有各的目的,这儿却几乎是逛街的……至少在哈尔滨的,像是与街有不解之缘。在巴黎伦敦最热闹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罢了。街两旁很多休息的长椅,并没有树荫遮着;许多俄国人就这这无依傍地坐在那儿,有些竟是为了消遣来的……”

哈尔滨的洋气,不仅凸显在城市欧式的布局和多姿多彩的欧式建筑,也不是单指西餐之类的各种美食,更是城里的那些无处不在的苏俄侨民。诚然,是他们的到来才使得这座城变得洋味十足起来。同时,异国的风情风俗,也悄然地影响着当地的中国居民,例如“踏青”和“野游”,已经渗透到哈尔滨人的心里了。

到了每年的春天,万物复苏,我也像自然界复苏的虫草一样,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躁动,想出去走一走,去看看春的美景,嗅一嗅春的气息,或者因此能够写点什么(写人之写作,真是如影随形)。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我这种别样的情绪,抑或与小儿时生活在这座洋气的城市里有关吧。

小时候,每到春风乍起时,那些侨居在哈尔滨的俄侨们,一定要乘坐漂亮的乳白汽船,或是舢板船,横渡松花江,去太阳岛上野营,在新绿的岛上采摘鲜花和刚刚含苞的柳枝(“毛毛狗”),再支上太阳伞,搭上帐篷,在那里野炊、野餐。而野餐的主食则是薄饼,俄侨的孩子称这样的日子是“薄饼节”(亦称“春饼”,即“布林饼”),成年侨民则称它“鲜花柳枝节”(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常在3月17日就开始了),这时光,迎春花、小桃红都渐次开了,柳枝也绽出了小小的芽苞。这应当是美丽的太阳岛最迷人的时节。苏俄官方称它“谢肉节”。谢肉节是俄罗斯人的传统节日。据说,

“谢肉节”的前身是古斯拉夫人的“春耕节”。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之后,“春耕节”又改称“谢肉节”。斯拉夫人认为,冬去春来,是春神雅利洛战胜严寒和黑夜的结果。在节日期间,俄罗斯人还要举行送冬迎春的各种活动,例如走亲访友、唱歌跳舞、化妆游行、玩各种游戏;如打沙袋、拔河、射箭、溜冰、滑雪等等。而且在活动期间是禁食肉制品的。“谢肉”,我猜大约是感谢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肉制品,对它表示感谢之情。这一天也有人称它是“送冬节”。一个节日有这么美丽的名字,真是妙不可言。

侨居在哈尔滨的侨民们,会在“送冬节”这一天纷纷来到太阳岛上举行拔河比赛、唱歌、跳拉手舞、喝伏特加、吃薄饼及其他美食。最隆重的是把想象中的“冬神”,就是寒冬女王扎成玩偶在太阳岛上欢乐巡游,告诉每一个人,春神终于战胜了冬神。晚上的时候,俄罗斯侨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在雪地上点燃篝火,载歌载舞。多少年来始终用这样的方式送走冬天,迎接春天。“送冬节”或者“鲜花柳枝节”一共7天,按照惯例,周一是迎春日,第二天是娱乐日,周三为美食日。美食日这一天,女婿们要去岳母家吃面饼。周四为醉酒日。周五是岳母到女婿家吃面饼。这同哈尔滨人吃春饼的习俗不谋而合。周六是小姑子的聚会日。真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开始焚烧代表寒冬女王的稻草人。最后一天是宽恕日。在这一天里,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会互相请求对方宽恕自己曾经的过错,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具备这样内容的节日恐怕在世界上还很少。据说,在“宽恕日”的晚上,人们向稻草人鞠躬、假哭,然后把象征冬神的玩偶付之一炬,意味春的开始,也标志着为期七天的“谢肉节”落下帷幕。

说起来,中国也有迎接春天的节日,称之为“花朝”(亦称“挑菜节”),也称花朝节、花神节,俗称“百花生日”,也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日名称。节日期间,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踏青”。清·秦味芸《月令粹编》这本书中介绍,相传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清人陈维崧在《东风齐着力·花朝》的词中写到:“肠断也,百花生日”。到了百花生日这一天,女孩子们将五色纸、彩旗,用红绳系在花枝上,同时还会摘一



插图:孙嘉驹

些野花插在自己的头上。同时姑娘们还会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赏红”。想想那种情景吧,大街上到处都是头上戴着鲜花的女孩子,在绚丽多彩的花丛中穿行,该是何等的迷人。在百花生日的这一天,“花农及花商”则聚集在当地的花神庙,祭祀花神,洽谈生意,搭台唱戏,热闹非凡。”看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并非是非今人的独创。“文人墨客在赏花之余,饮酒赋诗,互相唱和。”南朝梁·萧统的《春别应令诗》诗云:“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霞。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明代·汤显祖的《花朝》中吟道:“百花风雨泪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据记载,花朝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晋代就已形成了。有的地方把花朝节定在农历二月初二,《广群芳谱·天时谱》引《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这一天也是传统的‘龙抬头’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俗称“扑蝶会”。这些都给人们无限美好的遐想空间。在浙江,花朝节是在二月十五。晋人周处《风土记》中载:“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

追本溯源,哈尔滨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春天的向往,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仅源远流长,更是在这青山绿水鲜花柳枝当中,激发了他们无限的生机和热情。君不见,迎春踏青,已然成为哈尔滨人最奇妙的风俗之一了。古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恰春风拂面时,在一派新绿当中,小桃红、紫丁香婆娑满城,母亲河畔,十里长堤,正如李叔同诗云:“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斯时斯境,已将哈尔滨装扮成风情万种的人间天堂。

作者

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原全国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曾发表长篇小说《扭棍》等7部,短篇小说集《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东北吉普赛》等20余部,散文集《魂鬼日记》等10余部,并创作电影《一块儿过年》(合作)、电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上、下集)、话剧《哈尔滨之恋》(合作)等。

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曾获1988—198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中央大街“脸谱”随想

□ 杨伟东

1926年,哈尔滨成立自治会,拉开国人管理城市的局面:场面大、土气高、排面足。两年以后,蜚声远东的哈尔滨中国大街正式改称中央大街。洋货还在,华商日隆。杂处与催生让这条街越来越有范儿了,口嚼小酥、身着水手裙使得繁密的人流多出一份幽适。有人说这条街有香榭丽舍大街梧桐树影下的巧媚,有人说她有莫斯科红场转角处的清敞。其实,蓬勃与热烈只是她的皮囊,大气与包容才是她与生俱来的骨血。

百年老街,世纪新姿。中央大街经过百年的变迁、洗礼,在朝阳的幻化中多了一层晨露与薄雾,而在途暮的晚霞中仍旧执拗地撒出一抹坚毅的霞光。这抹光,让大地光彩重生,让城市领导标新。如果我们把城市的建筑脸谱化,中央大街上的华彩桥段就是青衣,而其他的旧厦新宇则是老生、花脸……

自哈尔滨这座城市被称作万国建筑艺术博览会的那天起,中央大街上的建筑即是城市风尚的标杆,其贵、其雍、其幽、其淡,在起伏的砖瓦间自然地奏出了月光下的柔板。街路中段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好似青衣形态上的端秀,而错落绵长之楼宇又如青衣水袖之柔媚,还有早就给音乐之城撑起传承之脉的两大乐器店(里拉、康季连娜)更是在仿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里为青衣唱念之功坐实了行腔中的每一个流转。大美青衣是中央大街的特质,也是城市前行中的穆桂英:挂帅领航。让丁香不落,让两岸齐航。

今天的哈尔滨不沉于“东方小巴黎”之固有,借古开今,蓄“艺”待发。新一届领导人更是让“创意”扮美,让“设计”出新。

京剧分行当,脸谱靠勾画。生、旦、净、丑,出现在街中,其角色自然与现有建筑的外观及效用相连。

街,美不美,和人一样:看内容。形式再巧,早晚要拨开云雾见青天。几天来,我试着给心中的中央大街各小楼堂分配了角色:

首先,我觉得好的城市应该有一座属于城市记忆的博物馆。这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说:“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他还说:“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话说得通透,言近旨远。中央大街中段的原松浦洋行,其壮、其魄,当属街中花魁。楼体上下、左右的柱饰,入口上方的两尊理石雕像——希腊神话擎天之神,鹤背龙钟、撑天撼地。其商业用途虽承袭传统业态,可是好像对日后的“改嫁”心知肚明,暗中的秋风渐起仿佛早已筹备着新版的《龙凤呈祥》。她是博物馆、是老生,要唱主角,和青衣联袂,故事才有起承、转合。更有嚼不完的梗,阅不尽的景:尽显百年欧陆风情,再续松江盛世华章。

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百年前的哈尔滨有大



插图:孙嘉驹

把外资银行和各色金融机构,更有犹太人创造了无数商业奇迹。上世纪20年代的犹太国民银行和犹太商业银行址,现今仍在。她们寒来暑往,济贫、养富,给城市的内驱外张挡风挡雨。假若在原来的鲍格丹诺夫斯基大楼(大安商厦)恢复一家外资银行当是哈尔滨迈向国际化都市的一个天花板标志。她是武生,给老生护驾,随青衣远行,给城市补血、伴百姓衣食。百年前犹太商业银行董事主席阿伦·卡甘去世于葬于哈。骨血在,哈尔滨经济重负计日可待,就像洛克菲勒护着巴菲特,都是早晚的事。

哈尔滨的洋气有目共睹。中央大街是城市未来的“元宇宙”。如果在原万国洋行址恢复普拉格列斯潮品店,让香奈儿的新“玛丽珍”、纪梵希的“Skin Perfect”到货速度同步欧洲,岂不气死各路代购。万国洋行,顾名思义:万千宠爱于一身,繁花不尽有满香。“洋行”建

筑折衷主义风格,形如“U”字、意如“V”字。矮廊柱环绕女儿墙,像是被微风轻撩开的波波头,穿插均匀、不动自飘,在整条街的建筑中独步南北。而素简的外墙立面就是波波头下的净颜,如冰清、如玉洁。设想新业致喜日,恐是四个字母连拼——YYDS,相信那天来店的一众潮女无一不被烫平,而随同型男基本躺平。一半是乐翻天,一半是兜翻天。天天如此,文姬早已归汉,就连十娘都会回心转意提着百宝箱来买镶粉钻的发髻,她要高缩贵发,眼明手缓,看清世间每一个渣男。潮品店一定是青衣:春花含秀,秋阳缤纷。她让中央大街清流再涌,梅荷十亩。这让我想起萨克雷的三女婿史蒂芬日后续弦英伦大美人生出了绝色的伍尔夫,是一脉的“脉”,更是清贵的“贵”。

从中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哈尔滨第一所音乐

学校到中国三大音乐节之一——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再到勋菲尔德国际弦乐比赛,哈尔滨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音乐之都。音乐更成为这座城市的特质。如果在中央大街近端街交会处的里拉乐器店原址恢复1903年哈尔滨第一家乐器店——里拉乐器店。我们可以让老生放歌《我的太阳》,让青衣浅唱《甜蜜蜜》,这时的中央大街琵琶找到了钢琴,二胡都拉起了《菊花台》。乐器店是花脸,陪老生看云、随青衣听雨,时而高亢凛凛、时而低鸣飒飒。原里拉老板——犹太人斯克霍特,在柳叶声声雨,琴音潜入夜中,不从黄山公墓里蹦出来才怪。

时尚是无尽的。你的巨古审美延续了你对城市的眼缘。萨特说:你之所以看见的,正是因为你看见。将时尚进行到底是铺陈中央大街的要素。鞋店、钟表店、香水店、面包店、咖啡店、女士店、国际化展览、时装大秀等等,也是不可或缺。她们是文武丑,动静相宜,繁星丽天。

现在说几句配合商业业态的动、静设置。墙体的协调(色彩、门窗、廊檐、纹饰、雕塑、飘窗等等);牌匾的点饰(规格、颜色、字体、灯光等等),交通的规划(全线性步行),更是不可小觑。相信新的“生、旦、净、丑”,在匹配的“色、香、味、形”中,定会新模新样、光芒万丈。如果整街的墙面藤蔓争奇,爬山虎赛跑,斑驳处是艺术大师克里斯托的彩色包裹,一眼望去,是花海、是怒潮。这时的中央大街就可以有小名了:百花里。

哈尔滨,全国鲜有的名字是三个字的省会城市。百年前由满语“晒网场”音译过来就注定了她的独有特质。城市有样子,市民自然有影子。样子和影子,一定就是我们的面子。

我相信:哈尔滨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 | 哈尔滨城史文物馆长
哈尔滨音乐爱好者协会会长